

反佐論

用藥處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軒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權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後世醫家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是不可不辨也觀內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是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從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後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也又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

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  
治熱而熱拒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  
不然而然也又經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王太僕註曰熱因  
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不得前則以  
熱藥冷服下嗝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  
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  
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  
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凡此  
數者皆內經反佐之義此外如仲景治少陰之利初用白通

湯正治也繼因有煩而用白通加猪膽汁湯反佐也其治霍亂吐痢脈微欲絕者初用四逆湯正治也繼因汗出小煩而用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反佐也又如薛立齋治韓州同之勞熱余嘗治王蓬雀之喉痺皆其法也若今諸家之所謂反佐者則不然姑卽時尚者道其一二以見之如近代之所宗所法者謂非丹溪之書乎觀丹溪之治吞酸證必以炒黃連爲君而以吳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證謂宜倍加山梔子而以炒乾薑佐之凡此之類余不解也夫旣謂其熱蒸之可也而何以復用乾薑茱萸旣謂其寒熱之可也而何以復用黃

迎梔子使其病輕而藉以行散卽或見效豈曰蓋無使其病  
重人則但見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熱自相矛盾一左一  
右動皆掣肘能無誤乎矧作用如此則其效與不效必且莫  
知所因而宜熱宜寒亦必從違奚辨此其見有不真故持兩  
可最是醫家大病所當自反而切戒者也或曰以熱導寒以  
寒導熱此正得內經反佐之法人服其善子言其非何其左  
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竅子亦願聞其詳乎當爲再悉之  
夫反佐之法卽病治之權也儒者有經權醫者亦有經權經  
者日用之常經用經者理之正也權者制宜之權變用權者

事之暫也此經權之用各有所宜誠於理勢有不得不然而  
難容假借者也藥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權之道必於正經之  
外方有權宜亦因不然而但宜於暫耳豈果隨病處方  
卽宜用乎然則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蓋正治不效者宜反  
也病能格藥者宜反也火極似水者宜反也寒極反熱者宜  
反也真以應真假以應假正反之道竒用有如此也設無格  
拒假證自當正治何以反爲不當權而用權則悖理反常不  
當反而佐反則致邪失正是烏可以混用耶常觀軒岐之反  
佐爲經權之道也後世之反佐徒開雜亂之門也至其變

也則涇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熱並用者以之  
攻補兼施者以之甚至廣絡妄投十寒一暴無所不謬皆相  
藉口此而不辨醫乎難矣於歲斯道失真其來已久安得願  
聞精一者與談求本之道哉是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因筆識  
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載傷寒論○薛立齋治韓州同按  
在虛損門○余治王蓬雀按在喉痺門

升陽散火辨 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陽散火者有曰滋陰降火者夫火一也而  
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則從陽降則從陰而升降混用能

無諄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竇  
亦千古之兩端而未聞有達之者夫火之爲病有發於陰者  
有發於陽者發於陰者火自內生者也發於陽者火自外致  
者也自內生者爲五內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爲風  
熱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片見火證無分表裡必曰木火  
向氣動輒稱爲風熱多用升陽散火之法嗚呼此似近理孰  
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無容混也夫風熱之義其說有二  
有因風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風者因風生熱者以風寒外  
閉而火鬱於中此外感陽分之火風爲本而火爲標也因熱

生風者以熱極傷陰而火達於外此內傷陰分之火火爲本而風爲標也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可見外感之火當先治風風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內生之火當先治火火滅而風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爲之則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閉固愈甚內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當此其內因外因自有脈證可詳辨也余閱方書所見頭目口齒咽喉臟腑陰火等證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從逆兼施獨不慮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從者忌逆逆者忌從乎經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又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



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處治宜抑者則直從乎降宜舉者則直從乎升所以見效速而絕無耽延之患亦不過見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經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謂非兩端之誤之也乎明者於此最當辨也

夏月伏陰續論

二十三

夏月伏陰在內此本天地間陰陽消長之正理顧丹溪特爲此論而反乖其義因以致疑於人其謂何也觀其所論日人與

全書卷二  
傳只錄  
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  
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  
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世  
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涼看其誤甚矣  
且其時陽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若於夏  
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此丹溪之言  
虛是固然矣若以陰冷二字爲誤而夏月禁用溫熱此則余  
所不服也何以見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陰陽陰陽之變惟此  
消長故一來則一往一升則一降而造化之機正互藏爲用

者也經曰陰主寒陽主熱又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此  
本陰陽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陽盡浮於外則陰伏於內  
矣陰盛則陽衰也非寒而何陽浮於外則氣虛於中矣氣虛  
卽陽虛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顯然者則  
在井泉之水當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則溫盛夏之炎蒸而泉  
源則冷此非外寒內熱外熱內寒之明驗乎此又歲歲皆然  
主氣之常候也至若主氣之外又有客氣而天以五周地以  
六備寒暄遞遷氣更應異如伏明之紀寒清數舉卑監之紀  
風寒並與堅成之紀陽氣隨陰治化流衍之紀寒司物化天

地嚴凝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寒清時舉太陰司天地迺藏陰  
大寒且至等義是無論冬夏皆有非時之氣以動爲民病者  
也又豈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謂之無寒而禁用溫熱乎且伏  
陰之義本以陰陽對待寒熱爲言若但以陰字爲虛則夏月  
伏陰宜多虛證冬月伏陽卽無虛矣豈其然乎又若夏月宜  
禁溫熱則冬月宜禁寒涼無待言也今見四時之病盛夏每  
多吐瀉深冬偏見瘡疹諸如此類豈非冬多內熱夏多中寒  
乎總之夏有熱證亦有寒證冬有實證亦有虛證雖從時從  
證貴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陰之義此實天人之同氣疾病

之玄机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論則於理  
反諄而何切於用卽無此論亦何不可近見徐東皋亦述丹  
溪之說云夏月無寒世人不察而用溫熱爲世通弊若謂夏  
月伏陰宜服溫熱則冬月伏陽宜服寒涼然則孟子冬日飲  
湯夏日飲水亦不足信歟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過借喻內  
外原非用折陰陽而徐氏曲引爲證獨不思經文易義儻用  
肯乎內經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曰  
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  
承之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

陽也又如周易之兩儀有陰必有陽也兩儀而四象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在泰之義則曰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之義則曰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由此觀之則丹溪之論東皋之引證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復爲此續論

陽不足再辨 二十四

原天地陰陽之化生實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補救之妙用誠吾道代天之大權使我於此而見理不真則加水用湯反成戕賊害有不可勝言者予自初年嘗讀朱丹溪陽有餘陰

不足論未嘗不服其高見自吾漸立以來則疑信相半矣又  
自不惑以來則始知其大謬矣故予於類經求正錄中附有  
大寶論一篇正所以救其謬也然常恐見淺言偏遺殃後世  
每懷疑懼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數載斧削無聞見  
信明賢庶竊自慰茲於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傳訓數言  
詢其姓氏則知爲三吳之李氏也誦其指南則曰陽常有餘  
陰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確論而茲張子乃反謂陽常不足陰  
常有餘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豈矯強以自衛歟抑別  
有所本歟姑無勞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証之則

是非立見矣如人自有生以來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經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於八八女血淨於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猶賴以不死者惟此氣耳夫氣爲陽精血陰也精血之來既遲在氣後精血之去又早在氣先可見精已無而氣猶在此非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明驗乎以是知先賢之金石本非謬而後學之輕妄何容易也予聞此說益增悲嘆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動人聽而無不擊節稱善也紫可亂朱莫此爲甚使不辨明將令人長夢不醒而性命所係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經駁正終



不昭明幸因其說得啟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卽李  
子之言以辨之如其以精爲陰以氣爲陽本非誣也第其所  
覲在眉睫則未免錯認面目而呼張作李矣不知精卽水也  
水卽陽也若以水火言則水誠陰也火誠陽也若以化生言  
則萬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後天皆本於是而水卽陽之化  
也何以見之如水在五行則生於一天水在六氣則屬乎太  
陽此水之爲陰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則陽強精衰則陽痿  
此精之爲陰否再若養生家所重者惟曰純陽純陽之陽以  
精言也精若滲漏何陽之有此又精之爲陰否又丹書云分

陽未盡則不死分陰未盡則不仙亦言仙必純陽也若據李  
子之說則但盡泄其精便成純陽學仙之法豈不易乎誠可  
哂也蓋李子之見但見陰陽之一竅未見陰陽之全體夫陰  
陽之道以綱言之則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則縷析秋毫至大  
至小無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濁對待言則氣爲陽精爲陰  
此亦陰陽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則凡精血之生皆爲  
陽氣得陽則生失陽則死此實性命之化源陰陽之大綱也  
人之生也譬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繼而生枝葉再而  
生花實及其衰也花實落而枝葉存以漸而凋也此草木之

盛衰有時故曰生長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猶是耳初而生嬰孩繼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猶存以漸而終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時故曰生長壯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則自幼至老凡在生者無非生氣爲之主而一生之生氣何莫非陽氣爲之主而但有初中之異耳若以人之精至爲陰至豈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陰至耶而枝葉未凋卽草木之陽在耶且陽氣在人卽人人百歲亦不過得分內之天年而今見百入之中凡盡天年而終者果得其幾此其夭而不及者皆非生氣之不及耶而何以見

陽之有餘也陽強則壽陽衰則夭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難  
得而易失者惟此陽氣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氣又何以  
見陽之有餘也觀天年篇曰人生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  
形骸獨居而終矣夫形陰也神氣陽也神氣去而形猶存此  
正陽常不足之結局也而可謂陽常有餘乎至若精氣之陰  
陽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可分者如前云清濁對待之  
謂也不可分者如修煉家以精氣神爲三寶蓋先天之氣由  
神以化氣化精後天之氣由精以化氣化神是三者之化生  
互以爲根本同一氣此所以爲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

使精中生氣善治氣者能使氣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  
之妙用也再若寒熱之陰陽則不可不分蓋寒性如水熱性  
如炭水炭不謀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氣之陰陽有不可離寒  
熱之陰陽有不可混此醫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陰陽  
言稟賦之元氣也寒熱之陰陽言病治之藥餌也今欲以不  
足之元陽認作有餘而云火則相習以苦寒之劣物用爲補  
劑以滋陰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氣果能堪此無窮之陰剝否  
啞子喫黃連無容伸訴者四百年於茲矣夫以有望之丹溪  
言且若此而矧其他乎古人云非聖之書不可讀此其尤甚

者也然天地陰陽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則災害至矣而  
余謂陽常不足豈亦非一偏之見乎蓋以丹溪補陰之說謬  
故不得不爲此反言以救萬世之生氣夫人之所重者惟此  
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陽氣無陽則無生矣然則欲有生者  
可不以此陽氣爲寶卽日慮其虧亦非過也而余謂陽常不  
足者蓋亦惜春之杞人耳苟誠見左仍望明賢再駁

小兒補腎論 二十五

觀玉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蓋小兒稟父精而生男至十六而  
腎始充滿旣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胎之時

稟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於補耶嗚呼此言之  
謬謬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剝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卽  
精也精卽形也治精卽所以治形治形卽所以治精也第時  
有初中則精有衰盛故小兒於初生之時形體雖成而精氣  
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後天癸至天癸旣至精之  
將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茲以其未盛而遽謂其無精  
也可乎且精以至陰之液本於十二臟之生化不過藏之於  
腎原非獨出於腎也觀上古天真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臟六  
腑之精而藏之此精之所源其不止於腎也可知矣王節齋

止知在腎而不知在五臟若謂腎精未泄不必補腎則五臟之精其有稟賦之虧人事之傷者豈因其未泄而總皆不必補耶夫小兒之精氣未盛後天之陰不足也父母之多慾水虧先天之陰不足也陰虛不知治本又何藉於人爲以調其元贊其化乎此本原之理有當深察者如此再以小兒之病氣論之凡小兒之病最多者惟驚風之屬而驚風之作則必見反張戴眼斜視抽搐等證此其爲故總由筋急而然蓋血不養筋所以筋急真陰虧損所以血虛此非水衰之明驗乎夫腎主五液而謂血不屬腎吾不信也肝腎之病同一治法



筋病如此而欲舍腎水以滋肝木吾亦不信也且太陽少陰  
相爲表裏其經行於脊背而爲目之上綱今以反折戴眼之  
證偏多見於小兒而謂非水臟陰虛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  
陽邪亢極陰竭則危臟氣受傷腎窮則死此天根生息之基  
尤於小兒爲最切然則小兒之病其所關於腎氣者非取而  
顧可謂小兒無補腎法耶決不信決不信